手指揹著眼在字裡行間探險
或沉思悠悠低谷，或停頓蓊鬱林道、或勇闖巍峨山巔
哪一段都可以是起點
有風的時候　便讓它拂上滴了汗的臉
走過崎嶇，就能讀享蔚藍晴天。　　\\天下雜誌

Library Weekly News

發刊日期：107年06月19日
期　　數：106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9週
發行單位：教務處/圖書室

【請張貼班級公布欄】

新知鮮聞

新北市立圖書館名人講堂・歡迎報名

街頭常見熱騰騰的烤地瓜攤販，烤地瓜香氣四溢，撥開之後，色澤誘人，令人不禁垂涎。

你可曾想過，地瓜在未烤之前，有香甜色美嗎？當然不會，未烤的地瓜，不僅不好看也不好吃，而且還毫不起眼。

地瓜在加熱之後，才能顯出它的價值。

人也一樣，「冷酷的人，無情的人，不苟言笑的人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，一問三不知的人」都是生地瓜，而非烤熟有香氣的地瓜。

名稱：<烤地瓜>
講師：戴勝益
（前王品集團創辦人之一、現益品書屋董事長）
日期：107/7/12(四)
時間：19:00~20:10
地點：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3樓演講廳（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139號）

- **報名時間：本講座自107/6/19上午9點起網路報名，限200人**
- https://goo.gl/bvyChk

洽詢電話：02-2953-7868分機8003

佳文共賞

資料來源：四絕賦　/作者：羊令野

〈水〉

不知是誰給這方潔淨的水泥地潑了一勺水，當我一俯首，山的影子，樹的影子，藍空和白雲的影子；就倒映在這面水銀的鏡子裡了。

而我的臉就成了這些山，這些樹，這些藍空和白雲。當我一昂首，那些形象依然存在靜穆的空間，就這麼一勺水潑出了另一個世界。

那個潑水的人想是信手一潑，即成自然。一種無心的創造，就是一個妙境。那不是一隻拈花的手，它卻拋給我一個大千世界，就像從一朵花蕾給出的。

我不知道那個潑水的人，曾否驚悅於此一世界的面貌之展現，就像一勺水潑出了一個自己的影子。這比開鑿一面方塘的鏡子，涵泳天光與雲影，總是有一種天機與清趣的。

當我饑渴於一種色彩，或者吶喊著一種聲音，我的瞳睛也許是萬頃的煙波，浮不起一江月亮；我的嘴唇也許是一尾杜鵑，喚不住千山的春花，而一勺水卻潑出了我的風景。

〈月〉

一推窗，月亮潑我一身的水花，我的圓形的窗口就成了一面月亮的圓鏡。照著我，也照著月。

穹空是深藍的，而我的屋子除了那月型的窗口，就浸著一潭黑。如果穹空是湖面，我就是沉在湖底的一尾失眠的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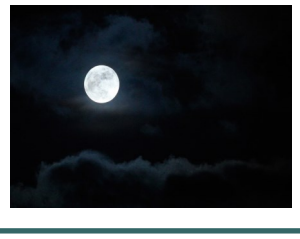
一尾失眠的魚，它將呼吸什麼呢？它將吟詠什麼呢？周旋於月的升沉，它將想及涸轍，是怎樣的一種饑渴？

而月，有時也剪裁為鉤，為一種無所為的釣者；雲的餌，總是飄過我的額上，它的游離，就成了我的嚮往。

可是我的鰭呢？萎謝於失水的歲月。惟有這般臥姿神遊於升沉之中，月恒臨照我，我恒臨照月。

月鏡之中，我是鯤，而無鰭；我是鵬，而無翼；月，縱然圓為彈丸，彎為銀鉤，將怎樣捕捉我呢？可是月的家鄉，有我的歸夢；而海的世界，有我的嘯吟。

如果，我的自剖是一尺素之書，讓月讀出的是否一片雲腳的跋涉？是否一掬天花的飄泊？



智慧小語

在人生路途中，不時穿插崇山峻嶺般的起起伏伏，
時而風吹雨打、困頓難行;時而雨過天晴，鳥語花香。
總希望能夠振作精神，克服困難，繼續奔向前程。　　—— 松下幸之助